

子部

諸子

四库家藏

綱領

曰思無邪
謝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也○

抱朴子

金樓子

考其情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
澤蓋法性非徒以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
意而傳度禮樂雖亡亦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
怨而不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
不過曰怨哀而不俾無詆訐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
其言不我思古人俾無詆訐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
大夫過曰土國城曹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
難以風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



抱朴子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 〔晋〕 葛洪
◎ 颜玉科
◎ 朱维铮

审阅 整理 撰

提 要

《抱朴子》内外篇，晋代葛洪撰。《隋书·经籍志》于子部道家类著录内篇二十一卷，音一卷；杂家类著录外篇三十卷：凡五十一卷。今存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清严可均《全晋文》辑有内篇佚文五十二条，外篇佚文一百零三条。

葛洪(283~363)，字稚川，晋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少好儒学，二十余岁开始著书。因参与拥戴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的战争，赐爵关内侯。后拒绝任史官，要求出使交趾，至广州被阻，因而隐居罗浮山(今广东增城东)炼丹，修神仙术，自号抱朴子，并作所著书名。

据本书外篇《自叙》，内外篇均成于晋元帝建武中(317)，时葛洪三十五岁。但清代学者由内篇论神仙黄白术推断，它很可能是葛洪晚年隐居罗浮山以后的著作；而外篇多言时政得失，人事臧否，则可能为东晋建立后陆续成篇。此书问世后颇受历代学者注意。道教传说葛洪炼丹成仙，其内篇列入《道藏》为经典。梁启超因而称其为汉晋方士附会先秦道家的开端。但章炳麟则推重其外篇的学术价值。葛洪早年著有《丧服变除》，颇受究心古礼的经学家重视。所撰《肘后急救方》，属于中医药学的古典之作。又辑有《神仙传》，为道教史研究者所重视。

据《晋书》本传引《抱朴子自序》，内外篇原书共有一百十六篇，至宋代传本仅存四十篇。以后刻本层出，而篇次文字越发混乱。清代学者方维甸、孙星衍、俞樾等相继校勘订补，大致可见隋唐传本的概貌。现以《道藏》本为底本，以《平津馆丛书》本、俞樾著《抱朴子平议补录》为参校本进行点校。



目 录

【抱朴子内篇】

序	8
畅玄卷第一	1
论仙卷第二	4
对俗卷第三	13
金丹卷第四	19
至理卷第五	33
微旨卷第六	39
塞难卷第七	46
释滞卷第八	52
道意卷第九	60
明本卷第十	67
仙药卷第十一	72
辨问卷第十二	86
极言卷第十三	92
勤求卷第十四	98
杂应卷第十五	105
黄白卷第十六	114
登涉卷第十七	123
地真卷第十八	139
遐览卷第十九	143
祛惑卷第二十	149
附:别旨	154

子部

诸子

抱朴子

○ 目录



【抱朴子外篇】

嘉遁卷第一	156
逸民卷第二	161
勸学卷第三	167
崇教卷第四	171
君道卷第五	174
臣节卷第六	180
良规卷第七	183
时难卷第八	186
官理卷第九	187
务正卷第十	188
贵贤卷第十一	189
任能卷第十二	190
钦士卷第十三	191
用刑卷第十四	192
审举卷第十五	198
交际卷第十六	203
备阙卷第十七	208
擢才卷第十八	209
任命卷第十九	211
名实卷第二十	214
清鉴卷第二十一	217
行品卷第二十二	219
弭讼卷第二十三	223
酒诫卷第二十四	225
疾谬卷第二十五	230
讥惑卷第二十六	236



刺骄卷第二十七	238
百里卷第二十八	242
接疏卷第二十九	244
钩世卷第三十	245
省烦卷第三十一	247
尚博卷第三十二	249
汉过卷第三十三	252
吴失卷第三十四	254
守堵卷第三十五	257
安贫卷第三十六	259
仁明卷第三十七	261
博喻卷第三十八	263
广譬卷第三十九	274
辞义卷第四十	284
循本卷第四十一	286
应嘲卷第四十二	287
喻蔽卷第四十三	289
百家卷第四十四	291
文行卷第四十五	292
正郭卷第四十六	294
弹祢卷第四十七	298
诘鲍卷第四十八	300
知止卷第四十九	309
自叙卷第五十	314

子部

诸

子

抱

朴

子

〇
目
录



校刊抱朴子内篇序^[1]

道家宗旨，清静冲虚而已。其弊或流为权谋，或流为放诞，无所谓金丹仙药、黄白玄素、吐纳导引、禁咒符篆之术也。

秦汉方士绝不附会老子，即依托黄帝，亦非道家之说。《汉书·艺文志》以黄帝诸篇分属道家、神仙，盖本《七略》，《七略》又本于《别录》。刘子政固诵习《鸿宝》笃信神仙者，而典校秘书，仍别方技于诸子之外，不相淆也。东汉之季，桓帝好神仙，祠老子。张陵之子衡使人为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都习。神仙之附会道家，实昉于此。《抱朴子·内篇》，古之神仙家言也。虽自以《内篇》属之道家，然所举仙经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种，绝无道家诸子。且谓老子泛论较略，庄子、文子、关尹喜之徒，祖述黄老，永无至言，去神仙千亿里。寻其旨趣，与道家判然不同。又后世学仙者奉魏伯阳为正宗，是书偶及伯阳，《内篇》之名并无一语称述，惟《神仙传》中言《参同契》，假爻象以说作丹之意而已。是稚川之学匪特与道家异，并与后世神仙家无丝毫之合。

余尝谓汉之仙术元与黄老分途。魏晋之世，玄言日盛，经术多歧。道家自诡于儒，神仙遂溷于道，然第假借其名，不易其实也。迨及宋元，乃缘参同炉火而言内丹，炼养阴阳，混合元气，斥服食胎息为小道，金石符咒为旁门，黄白玄素为邪术，惟以性命交修为谷神不死，羽化登真之诀。其说旁涉禅宗，兼附《易》理，袭微重妙，且欲并儒、释而一之。自是而汉、晋相传，神仙之说尽变无余，名实交溷矣。然则葛氏之书墨守师传，不矜妙悟，譬之儒者说经，其神仙家之汉学乎？

孙伯渊漕司笃好古义，兼综九流，以明刻《抱朴子》及天一阁钞本错乱脱误，手自校讎，复属余与顾澂菴，各以家藏诸本参证他书覆校数过，伯渊叙录篇目，将以刊行，余因举神仙与道家者流古今分合之故，



论次为序,览者或有考焉。嘉庆十七年七月甲戌桐城方维甸撰。

按:明刻《抱朴子》于《内篇》之后附入《别旨》一篇,专论吐纳导引,与《内篇》本意不合,辞义亦甚浅近,不似晋人手笔。考之稚川《自叙》,本无此书。隋唐诸《志》皆不著录,惟《宋史·艺文志·道家》有《抱朴子别旨》二卷,注云不知作者,亦不谓为稚川所著也。晚出之书,元不可信,且今本五百六十余言不盈一卷,并非宋元旧本,故削去之,不复附于篇末云。维甸又跋。

子部

诸子

抱朴子

○序



新校正抱朴子内篇序

诸子多有宋元以来及近人校正刊本，唯《抱朴子》仅明卢舜治本行世。五柳居陶大使曾假之于予增刊入《汉魏丛书》，其所讹脱亦未暇校订也。《道藏》本较完善，但见者颇鲜，予所藏又有天一阁钞本《内篇》大半部及卢学士文弼手校明刻本，顾茂才广圻有叶林宗家钞本及明嘉靖时沈藩刊本，大略皆与藏本相同。爰合以校订，厘其错简，改其误字，而此书始可省读。考稚川《自序》暨隋唐史志，俱分内、外篇，一属道家，一属儒家。而卢本兼刻，改并卷第，辄总题之为《抱朴子》，遂致诸家书目牵连入录，不能分晰，亦可病也。

今所校正，欲使别行，以复旧观。嘉庆壬申，继观察昌司漕江安驻节石城，与方制府维甸时相过从。观察敦素好古，兼通道释二典，思搜罗放佚，嘉惠后学，如宋代刊板官库及明人书帕之例。适予及方制府顾茂才校定是书，因先以《内篇》付梓人。今年观察擢臬关中印本就正，庶其始终商榷焉。江宁《道藏》在朝天宫，仍借来覆审一过，书中多依之，有依别本校改者，则注明。藏本作某，其更定错简及寻按词义、旁据他书勘正各条亦一一注明，以谗后人。第十七卷《登涉篇》诸符，各本缩写多失形似，今全从《道藏》影摹，俾传其真云。癸酉岁十月阳湖孙星衍撰。



抱朴子内篇序

洪体乏超逸^[2]之才，偶好无为之业。假令奋翅，则能凌厉玄霄，骋足则能追风蹶景。犹^[3]故欲戢劲翻于鸛鹤^[4]之群，藏逸迹于跛驴之伍，岂况大块稟我以寻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于^[5]至驾之蹇足？以^[6]自卜者审，不能者止，岂^[7]敢力苍蝇而慕冲天之举，策跛鳖而追飞兔之轨；饰嫫母之陋丑，求媒扬^[8]之美谈；堆^[9]沙砾之贱质，索千金于和肆哉？夫以^[10]焦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踪，近才所以蹶闵^[11]也；以要离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契（或作“势”），秦人所以断筋也。是以望绝于荣华之徒，而志安乎穷否^[12]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13]蓬华有藻悦之乐也。故权贵之家，虽咫尺弗从也；知道之士，虽艰远必造也。

考览奇书既不少矣，率多隐语，难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寻究；自非笃勤，不能悉见也。道士渊^[14]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苍^[15]卒不知所从，而意之所疑，又无可咨问^[16]。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悱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岂为暗塞必能穷微畅远乎？聊论其所先举^[17]耳。世儒徒知伏膺周孔，桎梏皆死^[18]，莫信神仙之事，谓为妖妄之说。见余此书^[19]，不特大笑之^[20]，又将谤毁真正，故不以合于世^[21]。

余所著子书之数，而则为此一部，名曰《内篇》，凡二十卷。与外篇各起次第也^[22]。虽不足以藏名山石室^[23]，且欲缄之金匱，以示识者^[24]。其不可与言者，不令见也。贵使来世好长生者，有以释其惑，岂求信于不信者乎？葛洪稚川^[25]谨序。

[1]《平津馆丛书》本将《校刊〈抱朴子内篇〉序》《新校正〈抱朴子



内篇》序》置目录前。

[2]孙校本：“超逸”，《晋书》作“进趣”。

[3]孙校本：《晋书》无“犹”字。

[4]孙校本：“鹤”，《晋书》作“鷃”。

[5]孙校本：“于”，《晋书》作“以”。

[6]孙校本：《晋书》无“以”字。

[7]孙校本：《晋书》于“岂”上有一“又”字。

[8]孙校本：“扬”，《晋书》作“阳”。

[9]孙校本：“堆”作“推”。

[10]孙校本：《晋书》无“以”字。

[11]孙校本：“閔”作“閔”，《晋书》作“碍”。

[12]孙校本：“否”，《晋书》作“圯”。

[13]孙校本：《晋书》无“而”字。

[14]孙校本：“渊”，《晋书》作“宏”。

[15]孙校本：“苍”作“仓”。

[16]孙校本：“可”，《晋书》作“足”；《晋书》无“问”字。

[17]孙校本：“举”作“觉”。

[18]孙校本：《晋书》无“桎梏皆死”四字。

[19]“谓为妖妄之说见余此书”，孙校本：《晋书》无此十字。

[20]“不特大笑之”，孙校本：《晋书》作“不但大而笑之”。

[21]孙校本无“世”字。

[22]孙校本：《晋书》“故不”至“第也”作“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盖史家删改之耳”。

[23]孙校本：《晋书》：“以藏”作“藏诸”，无“石室”二字。

[24]孙校本：《晋书》止此。

[25]孙校本无“葛洪稚川”四字。



抱朴子内篇

畅玄卷第一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电驰。或倏烁而景逝，或飘泮^[1]而星流，或滉漾于渊澄，或雾霏而云浮。因兆类而为有，托潜寂而为无，沦大幽而下沈，凌辰极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刚，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圆而不规。来焉莫见，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徊旋四七，匠成草昧。譬策灵机，吹嘘四气。幽括冲默，舒阐粲尉（一作郁）。抑浊扬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与之不荣，夺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声八音，清商流徵，损聪者也。鲜华艳采，或丽炳烂，伤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乱性者也。冶容媚姿，铅华素质，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与为永。不知玄道者^[2]，虽顾盼为杀生^[3]之神器，唇吻为兴亡之关键。椅榭倚临乎云雨，藻室华绿以参差。组帐雾合，罗幃云离。西、毛陈于闲房，金觴华以交驰，清弦嘈囋以齐唱，郑舞纷纒以蜷蛇，哀箫鸣以凌霞，羽盖浮于涟漪，掇芳华于兰林之囿，弄红蘼^[4]于积珠之池，登峻则望远以忘百忧，临深则俯揽以遗朝饥，人宴千门之混熒^[5]，出驱^[6]朱轮之华仪。然乐极则哀集，至盈必有亏。故曲终则叹发，醺^[7]罢则心悲也。实理势之攸召，犹影响之相归也。欺^[8]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遗也。

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

子部

诸子

抱朴子

○畅玄卷第一



要言也。得之者贵，不待黄钺之威；体之者富，不须难得之货。高不可登，深不可测。乘流光，策飞景，凌六虚，贯涵溶。出乎无上，入乎无下。经乎汗漫之门，游乎窈眇之野。逍遥恍惚之中，倘佯仿佛之表。咽九华于云端，咀六气于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蜒，践蹑旋玑，此得之者也。

其次则真知足。知足者则能肥遁，勿用颐光山林。紆鸾龙之翼于细分^[9]之伍，养浩然之气于蓬荜之中。褰缕带索，不以贸龙章之晔晔也。负步杖策，不以易结驷之骆驿也。藏夜光于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沈鳞甲于玄渊，以违钻灼之灾。动息知止，无往不足。弃赫奕之朝华，避僥倖之险路。吟啸苍崖之间，而万物化为尘氛。怡^[10]颜丰柯之下，而朱户变为绳枢。握耒甫田，而麾节忽若执鞭。啜菽^[11]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尔有余欢于无为之场，忻然齐贵贱于不争之地。含醇守朴，无欲无忧，全真虚器，居平味澹。恢恢荡荡，与浑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与造化钧其符契。如暗如明，如浊如清^[12]。似迟而疾，似亏而盈。岂肯委尸祝之尘，释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无知之庖，舍绳墨而助复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细琐，庸^[13]夫之忧乐，藐然不喜流俗之誉，恒^[14]尔不惧雷同之毁。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污其纯粹也。故穷富极贵，不足以诱之焉。其余悦之乎？直刃沸镬，不足以劫之焉。谤讟何足以威之乎？常无心于众烦，而未始与物杂也。

若夫操隋珠以弹雀，舐秦痔以属车，登朽缙以探巢，泳吕梁以求鱼，旦为称孤之客，夕为孤鸟之余，栋挠桷覆，倾溺不振。盖世人之所为载驰企及，而达者之所为寒心而凄怆者也。

故至人嘿韶夏而韬藻悦^[15]。奋其六羽于五域^[16]之墟，而不烦衔芦之卫。翳其鳞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备。俯无倨鹄之呼，仰无亢极之悔，人莫之识。邈矣辽哉！

[1] 孙星衍校（以下简称孙校）本：“泮”，一本作“颯”。



- [2] 孙校本:句下,刻本有“难与为存”四字,非。
- [3] 孙校本:“盼”作“晒”,“杀生”作“生杀”。
- [4] “藹”,孙校本作“葩”。
- [5] 孙校本:“煨”,一本作“駮”。
- [6] “驱”,孙校本作“駮”。
- [7] 孙校本:“醺”作“燕”。
- [8] 孙校本:“欺”作“彼”。
- [9] 孙校本:按:“分”当作“介”。《诸子平议补录》(以下简称《补录》)作“鲋鰕”。
- [10] 孙校本:“怡”,一本作“收”。
- [11] 孙校本:“莽”,一本作“粟”。
- [12] 孙校本:刻本“如明”、“如清”,二“如”字均作“而”。
- [13] 孙校本“庸”前有“而无”二字。
- [14] 孙校本:“恒”作“坦”。
- [15] 孙校本:按,“税”当作“悦”。
- [16] 孙校本:“域”作“城”。

论仙卷第二

或问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虽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虽稟极聪，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虽有大章、竖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虽有禹、舜、齐谐之识^[1]，而所^[2]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万物云云，何所不见，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为无之？

于是问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圣，弃、疾、良、平之智，端、婴、随、邴之辩，贲、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闻有先霜而枯瘁，当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实而萎零，未闻有享于万年之寿，久视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学不求仙，言不语怪，杜彼异端，守此自然。推龟鹤于别类，以死生为朝暮也。夫苦心约己，以行无益之事，镂冰雕朽，终无必成之功。未若据匡世之高策，招当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纁，玄牡龙时，华轂易步，趣^[3]鼎饔，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诗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证，无为握无形之风，捕难执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弃荣华而涉苦困，释甚易而攻至难，有似丧^[4]者之逐游女，必有两失之悔，单、张之信偏见，将速内外之祸也。夫班超^[5]不能削瓦石为芒针，欧冶不能铸铅锡为干将。故不可为者，虽鬼神不能为也；不可成者，虽天地不能成也。世间亦安得奇方，能当老者复少，而应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螭蛄之命，令有历纪之寿，养朝菌^[6]，使累晦朔之积，吾子^[7]不亦谬乎？愿加九思，不远迷复焉。

抱朴子答曰：夫聪之所去，则震雷不能使之闻；明之所弃，则三光不能使之见。岂鞞磕之音细，而丽天之景微哉？而聋夫谓之无声焉，瞽者谓之无物焉，又况管弦之和音，山龙之绮縠，安能赏克谐之雅韵，



皦皦之鳞藻哉？故聳聳在乎形器，则不信丰隆之与玄象矣。而况物有微于此者乎？暗昧滞乎心神，则不信有周、孔于在昔矣。况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终始，诚是大体。其异同参差，或然或否。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8]，本钩末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终者多矣。混而齐之，非通理矣。谓夏必长，而荠菱^[9]枯焉；谓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谓始必终，而天地无穷焉；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存焉。盛阳宜暑，而夏天未必无凉日也；极阴宜寒，而严冬未必无暂温也。百川东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静，而或震动而崩弛^[10]。水主^[11]纯冷，而有温谷之温泉；火体宜炽，而有萧丘之寒焰。重类应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轻物当浮，而牂牁有沈羽之流。万殊之类，不可以一概断之。正如此也久矣。

有生最灵，莫过于人。贵性之物，宜必钩^[12]。而其贤愚邪正，好丑修短，清浊贞淫，缓急迟速，趋舍所尚，耳目所欲，其为不同，已有天性之觉^[13]，冰炭之乖矣。何独怪仙者之异，不与凡人皆死乎？

若谓受气皆有一定，则雉之为蜃，雀之为蛤，壤虫假翼，川蛙翻飞，水蛭为蛤，苳苓为蛆，田鼠为鴽，腐草为萤，鼯之为虎，蛇之为龙，皆不然乎？

若为^[14]人禀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赋命，无有彼此，则牛哀成虎，楚姬为鼯，枝离（一作滑钱）为柳，秦女为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寿，殇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则其异有何限乎？

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而浅识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间不见仙人，便云天下必无此事。夫目之所曾见，当何足言哉？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诣老戴天，而或无知其为上^[15]，终身履地，而莫识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寿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况乎神仙之远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岂不悲哉？

设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翳景掩藻，废伪去欲^[16]，执大^[17]璞于至